

港可將「超級跑車」大灣區領向國際軌道



新冠疫情席捲全球，世界經濟飽受衝擊，國際角力明爭暗鬥，世界舞台處於動盪不安之中。香港在經歷了一年多的「黑暴」衝擊後，元氣未復之際又迎來疫情的打擊。在這令人擔憂的年代，危險與機會並存，關鍵在於我們如何應變。我們目前所處的是百年未有的國際大變局，而新冠

疫情正加速這個變局的到來。過去數十年，香港雖取得了非凡成就成為閃耀國際的東方之珠，而在目前這個百年變局當中，香港必須找準定位，把握中國發展的大趨勢，積極融入國家發展的藍圖當中，以趕上國家騰飛的高速列車。

林健鋒 全國政協港澳僑委員會副主任

2020年是「十三五規劃」的完結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百年宏偉目標也即將完成；而「十四五規劃」已經揭開序幕，在去年初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必然成為「十四五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大灣區定位已成，發展已起步，而香港過往多年都被政治纏繞，被民粹騎劫；去年的社會撕裂動盪，更令香港的聲譽大打折扣。

為香港爭取更吃重角色及政策

習主席提到，深圳是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引擎，但香港有得天獨厚的「一國兩制」優勢，背靠祖國，是國際海空交通樞紐，陸上與廣袤的內地連接，東西橫貫、大江南北處處通行；這裏是東西文化薈萃之地，兩文三語，自由溝通無障礙；教育發達，各級學校總體質素亦走在世界前列水平，五湖四海慕名前來受教的不少；歷史因緣，由此建構名副其實的國際金融中心、旅遊業服務中心、航運貨運中心，以及早已是教育與文化可持續發展的寶地。

香港對外需面對國際經濟動盪的衝擊和其他城

市迫趕壓力；對內則面對政治紛爭、民生問題及深層次矛盾阻延前進步伐。對於當前困局，我們不能無動於衷。在國家的「十四五規劃」草擬之際，特區政府應積極與內地發改委等相關部門溝通，為香港爭取更吃重的角色及有利政策。

國家全力支持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從中我們亦看到香港所應該扮演的角色，香港需要從區域性的高度去看待自身發展，要把發展前景與大灣區一體化結合，才能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廣闊的空間。我們要以法治、專業服務、金融航運行業等多方面與國際發展的優勢充分發揮，融入大灣區的建設。

此外，習近平主席亦強調，面對世界經濟的複雜挑戰，要堅定不移全面擴大開放。他指新發展格局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習主席指出，要在內外貿、投融資、財政稅務、金融創新等方面，探索更靈活的政策體系、更

科學的管理體制。而香港在這些方面正正具有國際接軌的突出優勢，我們可以做到的既是為國內企業走出去搭建優質平台，同時，更可能為國內企業引入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與技術，充分發揮橋樑作用。

與此同時，大灣區的發展更是香港下一代的出路。習主席提出，「要充分運用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吸引更多港澳青少年來內地學習、就業、生活，促進粵港澳青少年廣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融合，增強對祖國的向心力。」

融合發展找準定位重新出發

反對派長期刻意煽動和誤導港人，將國家的計劃和政策視為洪水猛獸，傷害兩地人民的感情，令香港青年不但沒有正確認識國家與香港的關係，甚至排拒及敵視國家，更遑論要投身國家發展之中。國家時刻將香港的發展和年輕人的未來

記掛於心，卻難以喚醒一班香港的反對派及「裝睡的人」。

過去多年，中央一直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卻被反對派及外國勢力以種種歪理和謊言不斷破壞港人與國家之間的互信，港人必須正視中央與香港的關係，為經濟發展找準定位、重新出發，否則我們下一代的發展有可能被「邊緣化」，經濟將會停滯不前，最終受損的都是香港市民。

面對政經困局，百廢待興，特區政府必須重整旗鼓迎難而上，針對過往在管治方面的難點難題對症下藥，找準香港發展的定位，廣納民意惠及民生。商界及市民殷切期盼特區政府能帶領香港，在基本法保障下發揮「一國兩制」優勢，將機遇化為現實競爭力，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讓港人安居樂業，讓港青未來可期，令香港再放光芒。

假的教育專業 真的反民族反國家

何漢權 教育評議會主席



香港本屬和平友善的社會，這裏有良好的法治，人人守法是常態；這裏有完善的交通網絡，是國際海空交通樞紐，陸上與廣袤的內地連接，東西橫貫、大江南北處處通行；這裏是東西文化薈萃之地，兩文三語，自由溝通無障礙；教育發達，各級學校總體質素亦走在世界前列水平，五湖四海慕名前來受教的不少；歷史因緣，由此建構名副其實的國際金融中心、旅遊業服務中心、航運貨運中心，以及早已是教育與文化可持續發展的寶地。

九七回歸，「一國兩制」的保障，帶來東方之珠更便利，隨着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的落實成功，「一帶一路」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大策略敲定，按情按理，香港的優勢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讓人遺憾的是，「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擁有充分的自由、民主、法治，卻被

外部勢力及本港大小反中亂港政客千方百計抹黑、醜化，敵視中央以及特區政府，連本屬最和平、友善、淳樸的青葱校園學習之地，也不放過，以西方民主外衣包裹的仇恨暴力言論，天天向學生和校園擴散播種，標榜教學自由的大學教授處心積慮誤導大學生，要讓莘莘學子仇恨自己的祖國。

是，有大學生、年青政客，辱國辱華而毫不知恥。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毫不負責、失德教師的教學是因，學生接收就是果。學壞容易，學好難，惡性循環下，香港有學生仇中反共，去年反修例黑暴的發生完全有跡可尋！

大學如此，中小學又如何？看標榜「教育專業」的全港教師會的所作所為，已十分清楚。2012年，從所謂中學生「學民思潮」的非法「佔領」政府總部起，2014年79日非法「佔中」，2016年旺角暴力之夜，再到

2019年反修例黑暴，違法暴力愈演愈烈，但高舉「教育專業」的教師工會代表卻視若無睹，從未對任何違法暴力發出一言半語的譴責！

相反，對日本侵華利大於弊的冷血歷史考試題目，該教師工會竟然包庇放縱；對鼓吹「港獨」、編製違法教材，被教育局依法依規除牌的教師，該工會竟然挾「教育專業」之名展開「眾籌」，替失德教師上訴，完全置學生的利益於不顧，對教育專業所倚仗的情理法，完全不放在眼內，根本是攆炒「教育專業」。世界任何國家和城市，絕不可能允許教育同情、鼓吹違法暴力，更不會允許騎劫教育專業，以教學自由之名，實行反民族反國家的惡行。

香港國安法已實施，近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亦通過國旗法、國徽法的修訂，香港有必要認真落實，以利有效約束、制止那些害港害國、反專業的組織。

港需吸納科技精英 打造世界級「科研城」

徐是雄 教授



為了進一步促進港深合作，我認為港深之間，可考慮增加四個未來的合作範圍及平台，即：構建一個深港緊密合作的共同體；協助推動建立一個能創新利用「明知識」、「默知識」、「暗知識」的知識型世界 (a knowledge based world structure)；以數據和算力為基礎，培育數字化經濟新動能；協助推進量子科技的發展。

香港與大灣區在「金融、研發、設計、會計、法律、會展等現代服務業」，應形成一個更緊密的不可分割、具競爭力的「共同體」。我們需要解放思想、大膽創新，利用創新思維彎道超車，助推內地建立一個全新的知識型社會和未來世界。我們必須把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變成「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的工具，以及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動力」。中國在量子科技方面正在大力「統籌建立基礎研究、前沿技術、工程技術研發，培育量子通信等戰略新興產業，搶佔量子科技國際競爭新高點，構築發展新優勢」。因此，特區政府也應對香港的大學，在量子科技基礎研究方面加大投入，如有可能，應與中國內地共建幾個研究中心。

內地已在全面地朝着數字科技、量子科技時代快步邁進，大力強調自主創新，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及高質量發展，積極推動社會和城市朝着智能化及生態文明化方向發展。假如香港再不作出相應的調整和追趕，那麼香港的未來前景將令人憂慮。在國家改革開放新時代，特區政府需加快與粵港澳大灣區（特別是深圳）的融合發展，因應科技發展加快香港教育改革，把教育的重點放在支撐和發展創新動能、數字科技、創造新知識、新智能等方面，實行彎道超車，讓香港未來可以為國家作出更多有益的貢獻。

為達此目的，香港經濟必須加快轉型升級，從一個依靠金融、旅遊業為主的城市 (Finance & Tourism City)，轉變為一個依靠金融及科研為主的城市 (Finance & Science/Technology City)。我們必須看到，當國家愈來愈富裕和開放，香港旅遊業的吸引力將面臨挑戰。要迎接挑戰，最理想的做法就是讓香港經濟實現轉型，把香港打造成為一個世界一流的「科研城」(R & D City of the World)。現今我們在香港已有足夠的大學，如要把香港變成一個「科研城」，香港需要增強各大學的研究和科技創新力量，並同時採取有效措施，吸引中國內地及世界各國的研究機構到香港來投資，興建各種前沿的研究院和研究中心。我認為這是現今最好、最實際可行、最有可能使香港成功轉型的辦法和道路。

陳志豪 香港青年新創見副會長



台灣民進黨當局在拒絕陳同佳赴台自首一事所展現的論述水平是很令人尷尬的。可惜的是，民進黨的遁詞卻被部分偏頗的香港反對派支持者接受了，同樣是很令人尷尬的。

雖然潘曉穎及陳同佳二人皆是香港人，但命案在台灣發生，台灣自然是有責任和權力維護司法公義，依法辦事，作出偵查、緝兇、裁決、懲處，這是毫無異議的。陳同佳只是一個普通人，早已承認在台灣殺害潘曉穎，並表示願意赴台灣自首投案，而台灣當局早前亦已發出通緝令通緝陳同佳。整件事從法治的角度上看，其實並不複雜，台方對赴台自首的疑兇展開執法和司法程序也是自然而然，順理成章。然而，民進黨當局日前卻拒絕了陳同佳赴台的入境簽證，拒絕一位通緝犯自首，把台灣針對陳同佳的通緝令當成廢紙和笑話，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令案件遲遲未能了結，使到爭議持續下去，背後會是善意嗎？

民進黨當局不斷要求香港特區政府提供參與和協助，對台灣作出正式的移交安排。但台方必須認識清楚，台港之間是沒有移交逃犯協定的，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亦不適用於台灣，對於港府及執法機關來說，是沒有任何法理依據介入和參與發生在台灣刑事案件的。而陳同佳現時並無干犯香港法律，從香港法律的範圍上看，陳同佳已是無罪的人，特區政府同樣沒有權力限制陳同佳的人身自由，或強制把陳同佳移交台灣。民進黨當局提出的所謂程序要求，要不就是不懂香港法律，要不就是無視香港的法律，赤裸裸羞辱香港，特區政府是不可能接受的。

事實上，蔡英文當局漠視潘曉穎命案，不為其伸冤，拒絕陳同佳赴台自首投案，相當於向外界釋出一個很壞的訊息，原來民進黨當局是不重視司法公義，在台灣發生的兇案，只要疑兇成功逃離台灣，台灣就不會再管，甚至會阻撓兇手承擔法律責任。在潘母不斷哀求、陳同佳願意自首的情況下，蔡英文當局繼續玩弄程序，橫生枝節，以政治圖謀擠壓司法公義，實際效果無異於包庇兇人兇手，賤視人命，在遇害者家屬的傷口上灑鹽，實在令人心寒！

國安法議會亮劍應由許智峯始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立法會延任後正式復會，攆炒派為了留在議會保住「權位」，各種不要面的言行盡出，一時肉麻討好「勇武派」，一時說尊重民意去留由人民決定，但最終又是靠着人為操作的民調留任。死纏硬磨留任後，「攆炒派」又正事不做，一味在議會上拉布做騷。在內會主席選舉上胡亂提名，拖延會議；在18個事務委員會的正副主席選舉中，攆炒派更是變本加厲地攙局搗亂。

日前在福利事務委員會及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上，擔任主持的鄭俊宇和莫乃光監守自盜，濫用提名程序拉布，導致會議未能按正常程序選出主席。攆炒派議員更做出各種違法勾當，許智峯在選舉時取走投票箱內3張選票，立法會秘書處隨即報警處理；在環境事務委員會投票時又多出一張選票，懷疑是黃碧雲、尹兆堅等干擾選舉，主持選舉的何君堯其後亦報警。

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的主席選舉，具有法律效力，不容攆炒派破壞，立法會更加不是法外之地，特權法亦不是攆炒派違法的保護傘。其中，許智峯的行為已是公然違法干預選舉，他自己也承認「取走」選票，目的是希望讓市民、建制派及政府感受到「民主派一定會盡最大努力去反抗」云云，這樣立法會秘書處報警就不是「小題大做」，而是絕對有必要。

許智峯的所為，一是干擾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的選舉。二是許智峯「取走」選票實為「盜竊」，因為選票屬於立法會財物，許智峯偷走選票當然屬於犯罪。三是許智峯已承認此舉是為了不讓選舉繼續，令委員會未能選出主席而不能正常運作，其行為已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顛覆政權罪。

攆炒派在立法會復會後的各種小丑式搗亂、象徵式拉布，顯然是「賊佬試沙煲」，測試國安法底線。攆炒派的拉布策略，就是不斷試水溫從而不斷升級。在內會

選舉上胡亂提名，濫用程序，之後在其他事務委員會上的拉布更加明火執仗，許智峯之流乾脆偷走選票，不讓選舉繼續。如果立法會不採取果斷措施遏止，不立即報警，下一次攆炒派必定將拉布繼續升級。所以，對於攆炒派的任何拉布、搗亂行為，必須是零容忍，不能因為只是些小丑的行為就一笑置之。

既然國安法已經出台，立法會自然不能成為國安法的死角。攆炒派要在議會上試水溫，如果不及早遏止，未來一年立法會必定再重蹈拉布、內耗的漩渦之中。對於攆炒派的挑釁行為，一方面應果斷引用國安法控告攆炒派阻撓會議、癱瘓議會的行為，其中更應第一個檢控許智峯，以儆效尤；另一方面盡快修訂《議事規則》，針對主席選舉的搗亂行為作出堵塞，更重要的是設立懲罰機制，包括禁止違規議員開會、扣薪等，這對於攆炒派政客才能構成阻嚇力。

解決房屋問題要有新思維新模式

俞見

10月1日，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探訪基層市民，包括一名劏房戶。有分析指出，此舉顯示了中央對香港民生問題的關注，特別是對房屋問題的關注。特首林鄭月娥日前接受訪問亦提到，對香港的造地問題感辛苦，指香港政治氣氛和保育意識高漲，有一班人與政府對抗拖慢進度，形容現時的土地開發工作，比1997年「起碼艱難十倍」。

房屋問題困擾香港多年，歷屆特區政府均針對房屋問題推過各項措施，但因種種原因成效頗微。經歷過去年反修例風波，解決房屋問題更迫在眉睫，除了制定長遠措施，中短期措施也頗為重要，以緩解眼前的困境。

要建屋，自然需要土地。政府提出「明日大嶼」計劃，但耗費巨大，即使前期研究能順利於2023年完成，最快也要等15年後才會首批房屋落成。

近月，有人提出請中央幫忙，向廣東省租借桂山島，進行「桂山島填海」計劃。只是該計劃的難度比「明日大嶼」有過之而無不及。

其實，香港並非無地。香港11.1萬公頃土地，用作住宅的只佔約7%，住宅用地比例遠低於新加坡（14%）、倫敦（33%）和紐約（34%）。在新界地區，有大量閒置的農地及棕地，如能將這些土地合理利用，中短期內將提升香港的房屋供應量。

1997年完成的「后海灣地區魚塘生態價值研究」報告至今已超過20年未作檢討。當年政府只是將「濕地保育區」以外的500米範圍劃為「濕地緩衝區」。時至今日，這超過1,000公頃的「濕地緩衝區」早已模樣大變。緩衝區內許多魚塘已被填平，污水橫流、雜草叢生。保護濕地是全社會的共識，但試問這樣的環境如何吸引雀鳥棲息，又如何發揮保育價值？

有人一聽到建屋便覺得要破壞環境，事實上，保育和發展可以共存。英國倫敦就有多個結合住宅物業發展和濕地保育的成功例子，比如集教育和保育於一身的倫敦濕地中心，是由四個已停用的位於泰晤士河畔的水庫改建而成。為獲得資金改建及保育，擁有水庫的機構將水庫部分土地賣給發展商興建住宅，而發展商承擔改建成本及向基金會捐款作為保育基金營運倫敦濕地中心。中心於2000年建成，兩年後已被定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該案例為香港提供了新思路，比如允許發展商合理發展一部分已荒廢的緩衝區土地，以換取資源，改善其他地方的生態保育價值，這樣既可保育濕地，又可釋放一部分土地，舒緩嚴峻的房屋問題。

房屋這個香港的「深層次問題」已到了勢必解決的時刻，特區政府和社会應該用新思維、新模式思考解決土地問題。